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美] 兰斯·班尼特 / 著
W. Lance Bennett
杨晓红 王家全 / 译

新闻:幻象的政治

(第9版)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9th Edi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幻象的政治

(第9版)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9th Edition)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美] 兰斯·班尼特
W. Lance Bennett / 著

杨晓红 王家全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幻象的政治：第9版/（美）兰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著；
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3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书名原文：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9th Edition)
ISBN 978-7-300-25555-2

I. ①新… II. ①兰… ②杨… ③王… III. ①新闻学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1265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新闻：幻象的政治

（第9版）

[美] 兰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 著

杨晓红 王家全 译

Xinwen: Huanxiang de Zhengz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张 26 插页2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403 000

定 价 88.00 元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展江 何道宽 /主编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校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则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介，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



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非专业人士都曾运用传播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社会学家在讨论政治体系的运作时却往往忽略媒体的存在。兰斯·班尼特教授没有。在《新闻：幻象的政治》一书中，他重点研究了新闻媒体在政治行为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他开始这一研究的时候，有关新闻媒体影响的研究整体处于历史的低谷。这也是为什么你将读到的这本书在1983年首版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此书一直是政治传播学领域的先锋之作。

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新闻和政治的研究

二战以来，有些研究项目关注的范围非常狭窄，认为媒体对于选举行为的影响甚微，所以，关于大众传媒对政治影响的研究一直萎靡不振。对于有心研究媒体对政治的影响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最令人灰心的打击莫过于社会学家约瑟夫·克拉珀（Joseph Klapper）的一本书。在对一系列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克拉珀在《大众传播的作用》（*Effects of Mass-Communication*, 1960）一书中指出，大众传媒的影响微不足道。这一看法传递给社会学家的信号非常清楚：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对这种微不足道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上没有意义。

1980年，我在《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一书中公开挑战了这种当时非



常流行的观点。对美国政治的观察使我坚信，新闻报道的内容以及框架在很多方面影响政治事件的进程和方向，所谓大众传媒的影响微不足道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此前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新闻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把研究的焦点只放在了个人选举行为的变化上，而新闻在其他方面的作用，比如获取新的信息或者由此产生对政客的反感，以及大众传媒对于更大的社会单元如利益集团和政府的作用，都被忽视了。我的这本书就是希望政治学专业的学生能够概括性地了解一下政治新闻报道对政治的影响。

三年后，兰斯·班尼特的《新闻：幻象的政治》一书对这一全新的领域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研究角度。与我一样，他的研究也是建立在政治新闻确实对政治产生影响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但他的书更关注于这种影响对美国的民主意味着什么。班尼特并没有列举新闻如何影响政府事务的各个层面，包括公共舆论的形成。他所做的是，提出一系列基本问题，以此评估新闻在服务美国民主的问题上做得如何。比如说，他会问，是什么决定了何种稿件被采纳而何种稿件被淘汰？新闻的选择是提升还是削弱了草根和精英阶层之间政治对话的质量？他会采集数据，试图发现在新闻的选择上，谁的利益被保护而谁的利益被侵犯。

班尼特关注新闻对于美国民主质量的影响，这种关注引导他探索一直以来备受政治传播学研究人员冷落的新闻生产和消费的各个层面。例如，班尼特关注记者在组织稿件时从什么人那里获取信息，因为信息提供者的个人倾向和利益会影响记者对问题的陈述角度。对新闻信源的检视会继而带来对消息提供者提供信息的内容、格式以及呈现方式的仔细分析，而不仅仅是关注记者如何取舍新闻话题、如何报道以及政治人物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

对讯息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公众赖以形成舆论的政治新闻都是记者采访时政治人物透露给他们的。在当今这个时代，处理媒体关系已经变成了需要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来把握的一门科学，研究者必须仔细研究政治人物如何包装形象以达到影响公共舆论的目的。同时，他们还必须研究特定的政治人物是如何想方设法确保自己的信息能被媒体选中，因为太多个人和团体想在有限的新闻版面和新闻时段中露脸，当然了，位置越明显越好，时间越早越好。

这也是本书的副标题——幻象的政治——所传递的意思。班尼特认为，政治新闻中所报道的政治形象只是事实的表象，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与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观察家可能看到的情况并无太大关系。但是公众相信被发布出来的新闻是对政治现状的真实反映，并且据此采取行动，而那些没能在新闻中呈现的事实和视角，不管它们对于政治世界如何重要，也不管它们对于公众判断有多关键，也还是不能为公众所了解。

班尼特对于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表达了明确的观点，从而迫使你作为一个读者必须用一种更加批判的态度去对待每一处陈述性的话语。你不仅要问，他所陈述的事实是否准确，进而要考虑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否成立，而且必须仔细研究隐藏在背后的假设，决定你是否能够同意他的这些假设。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班尼特教授欢迎你去挑战。而我碰巧能够认同班尼特教授的大部分观点。当然我也承认，我知道他也承认，我们之间可能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

举一个例子，班尼特认为，新闻应该具有教育的责任，应该帮助公众了解目前美国国内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他把这一点作为评判新闻质量的标准之一。但是，启迪公众真的是媒体的责任和使命吗？难道不同的新闻媒体，如地方性晚间电视新闻，不应该根据公众的实际选择提供他们想看的节目，即使这些选择与他们公开宣称的好恶相矛盾吗？

viii

美国的新闻机构都是私营企业，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企业的所有者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条款规定新闻必须承担教育公众的责任。事实上，美国宪法明确反对国会通过立法规定媒体必须报道什么。即使是实行许可证制度管理的电视台也只是被要求“服务于公共利益、便利和需要”，而教育公众的责任并没有被提到，尽管建国者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班尼特也承认，新闻受众的好恶在新闻生产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注意到，许多美国人非常反感那些试图教育他们的节目，会选择一些能让他们放松的娱乐性新闻，而不是那些强迫他们去思考、操心国家大事的节目。作为一名政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个公民，你需要认真思考，是否记者应该决定观众必须了解什么才能更好地行使公民责任，并且据此去组织新闻。即使记者真要这么做，公众是否接受这些强加给他们的对健康有益但味道不好的“菠菜新闻”也还是个问题。如果人们对于如何度过闲暇时间有更多其他的选择，也许他们不会理会这些他们觉得与己无关又毫无乐趣的新闻。

新闻应该呈现哪些信息？对这个问题的权衡是困难的，因为民主意味



着尊重各种彼此冲突的价值取向。新闻从业者与受众都希望能够自由地选择，但他们也同意，民主政府需要知情的公民能够对公共政策做出正确判断。他们知道，新闻媒体是唯一能够给大多数公众提供关于当前政治事件信息的机构。所以，问题摆在面前，是要娱乐信息还是并不美味但重要的“菠菜新闻”？你来决定！当然，也有妥协的方案，那就是生产出娱乐性的“菠菜新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很难实现。

新理论的探索

班尼特对于政治学研究的贡献远远不止是采取一种全新的批判视角对媒体与政治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新闻：幻象的政治》在多次的再版过程中，展示了班尼特教授发展并检验过的一系列理论。同样，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新闻导向指征”理论。班尼特并不满足于了解媒体报道了什么主题忽略了什么主题，如何设置报道框架以符合某一特殊报道角度的需求，而是不厌其烦地探索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是这些稿子被选中而不是其他的稿子？为什么某一特定的框架被采用？例如，为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的外交政策是不加批评地被报道，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对于这些政策的质疑就反映在新闻中？班尼特教授对每一类报道都做了认真的调研和分析，形成了独特的“新闻导向指征”理论。

班尼特发现，新闻争议并非媒体从业者故意为之或反复无常的选择，而是记者从政治人物那里得到暗示的结果。如果一个可信的发言人，比如说国会议员或者资深的社区领袖，对政策提出质疑，新闻媒体就会报道他们的观点。如果这些人没有提出质疑，多数媒体只会从官方的角度，按照相关部门新闻发言人的口径去报道。对公共政策中冲突观点的报道是根据熟悉的可信消息源之间冲突的大小来决定的，这一理论已经被班尼特和其他很多学者屡次验证了。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经受了各种情况的考验，依然成立。就像所有其他有着坚实基础的理论一样，我们可以以此为依据，对未来做出预测，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

如何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

是什么造就了兰斯·班尼特这样的开拓性学者呢？首先，必须对研究领域有极大的好奇心。其次，要热爱那些最有可能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的学科。班尼特对政治世界以及大众传媒如何改变政治世界的问题有

着浓厚的兴趣。他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和耶鲁大学分别获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因为他的学术成绩获得很高的荣誉。他一直保持着追求卓越的工作方式。毕业后，班尼特立刻踏上研究和教学之路，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华盛顿大学度过的。

在写作《新闻：幻象的政治》时，班尼特已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还有三篇书一般厚的重要研究论文，内容涉及公众如何形成政治观点等。因为他对公共舆论很感兴趣，所以很自然地对公众赖以形成政治观点的信息流产生了兴趣。这才有了《新闻：幻象的政治》一书，以及其他一系列探讨媒体如何影响政治不同层面的文章。

后来，班尼特把他研究和写作的重点放在了民主的窗口——选举问题上。在《统治的危机：美国选举中的媒体、金钱和市场运作》中，他分析了新闻报道、政治新闻运作以及献金对选举的影响。他总结说，由于选举中信息传播存在的漏洞，美国的管理体制非常糟糕。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系危机四伏。班尼特吹响了号角，呼吁进行选举传播改革，后来在另外一部作品《民主与思想的市场》中，这种思想得到进一步体现。这部作品由他与埃里克·阿萨德（Erik Åsard）合著，通过对瑞典和美国的政治传播的比较，对现代民主政体中连接政府和人民的信息体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中广泛存在的主要问题。2007年，在一系列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与其他多名作者合著了《媒体陷落：政治权力和新闻媒体——从伊拉克到卡特里娜》，对美国媒体提出严肃批评。总之，班尼特是坚定的新闻媒体 x 的批判者，也是努力拯救濒危的民主的盔甲斗士。如前所述，他的作品还涉及其他一些话题，例如公共舆论、美国法院系统、外交政策和美国文化等。

成就“经典”

在为政治传播学领域作出巨大贡献，收获业界众多权威奖项之后，许多学者可能会停顿下来，沉溺于盛名之下，仅仅对过去的作品做些修饰了，但是兰斯·班尼特不是这样。《新闻：幻象的政治》正是他多年来坚持学术钻研，成就“经典”——卓越作品——的最好例证。这本书现在已经是第九次再版。新闻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对于现状的分析应该不断更新，班尼特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挑战。



在过去的25年里，本书九次再版。新闻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在很多方面都一如既往，但也有一些重大变化。技术的进步把美国社会从“广播”时代带入了“窄播”时代。今天，生产和传播新闻的机构以及特定新闻的受众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都大不相同。互联网已经成为出现在政治传播地平线上的“大猩猩”，要求我们做出新的调整。“网上冲浪”“博客”和“数字鸿沟”等新名词已经成为媒体环境改变的标志。

本书第九版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关注重点放在这一新的传媒体系的发展、它与传统传媒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上。班尼特教授秉持他一贯的风格，聚焦于技术发展带来的主要问题，并对其可能对民主执政产生的影响提出深刻的问题。同时，因为重点科技发展带来的影响尚未尘埃落定，他也会跟大家分享他对未来不大确定的预期。就目前而言，传统媒体似乎仍然是主要的新闻采集者和传播者。信源依赖于传统媒体的互联网，为关注范围狭窄、喜欢互动媒体的年轻观众量身定制信息。无疑，本书今后的版本将为我们展现更为清晰的画面。

《新闻：幻象的政治》广受学生欢迎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它打破幻象、展示现实的反传统主义，对赋权于民的关注以及清晰的写作风格。在每一版中，班尼特都把自己以及其他学者关于政治传播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书中。班尼特对于材料的论述也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新闻与政治的互动是复杂、混乱、充满惊奇和矛盾的。书中穿插了大量简洁的案例研究，并且每一版都会更新，这一切说明，班尼特的描述和分析是建立在真实世界的事件之基础上的，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哲学推理。作者的结论是扎实的，但从来不是教条主义的。

《新闻：幻象的政治》语言流畅，摒弃了社会学著作中常常出现的晦涩难懂的行话术语。班尼特秉持批判思想，但从不吹毛求疵。一方面，他对于他所认为的新闻体系的优点褒奖有加；一方面，他又从不讳言其中的问题和缺陷。不像有些美国传媒体系的批评家，班尼特的作品并不令人绝望，不会让读者觉得美国的政治传播体系毫无希望地一团混乱，没有任何出路，读者所能做的只有赶紧逃到另一个星球。所以，我的学生告诉我，学期结束时，他们会留下值得保存的书，而卖掉其他无用的课本，班尼特的书总是在保留的清单里，对此我丝毫不觉得奇怪。

值得思索的问题

现在我想用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来结束我的这篇序言。在你饶有兴致地钻研班尼特教授这本书时，你会碰到以下这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们都涉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样的新闻体系才能最好地服务于今天的美国民主？

1. 大部分学者同意，在政府官员的行为发生错误或者政策出现失误时，媒体可以承担起重要的“看门狗”职责，并且媒体经常就是这么做的。但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记者比政治人物更聪明、更客观、更诚实，从而在面对记者和政治人物对于政策的评价时，对记者的评判高看一眼呢？

2. 记者不是经过公民选举产生，能够自己宣称代表公共舆论吗？受欢迎的政治人物是被公民推选出来代表他们的，记者能够享受与政治人物同样的合法地位吗？如果政治人物自私自利，对选民的声音置之不理，他们是不是就失去了作为公众代言人的地位呢？

3. 普通美国人对于政治不感兴趣，这是否说明他们在政治危机时期表现出的对新闻的关注也纯属偶然呢？或者说，他们不关心的只是那些内容琐碎、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关，或者说相关性被政治新闻的入股报道掩盖了的信息呢？

4. 美国记者是不是把他们的关注焦点都放到了普通公民无法参与的事件上，而忽视了关于公民可以参与的问题或事件的信息呢？苏丹的骚乱对于非洲人民的生活影响更大，但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影响就没有那么大。是不是因此可以认为，美国的地方媒体应该更多关注地方问题而忽略国际新闻，从而把有限的版面和时间都用来唤起公民解决地方问题的意识呢？

5. 记者们往往有各自专门负责的报道领域，这被称作“跑口”。这种做法在现实操作中会造成一些政府部门的消息源占据优势位置。新闻过于注重官方来源的做法合理吗？如果你能改变这种状况，你会付诸行动吗？如果答案是“是”，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消息源呢？这样做的后果又是什么？

6.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时人们因为太多的丑闻而不信任政治人物，那么他们应该信任报道政治人物言行的新闻媒体吗？如果是的话，记者应该充当一个过滤器，对政治人物的观点进行审查并解读，而不是把这个任务



留给公民，让他们自己得出结论吗？

这些问题值得你去关注、去思考、去判断，因为一个无效的新闻体系如果不能满足民主化管理要求的话，就会对公民造成危害。班尼特强调，支撑目前新闻体系的三块基石中，公众、政治人物和记者的力量应该是均衡的。现在看来，公众的声音在新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更没有达到应有的影响力。你和其他公民一起共同努力，就可以改变这种状况。首先，你必须了解新闻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以下是一些参考书目，这些书的作者对当前的新闻体系以及改革的方案都有研究。仔细阅读，认真领会，探究一下当今政治传播的奥秘吧。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多丽丝·格雷伯

推荐阅读

- Baum, Matthew. *Soft News Goes to War: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New Media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rader, Ted. *Campaigning for Hearts and Minds: How Emotional Appeals and Political Ad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 Cook, Timothy E.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 Entman, Robert M. *Projections of Power: Framing News,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Graber, Doris A. *Processing Politics: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in the Internet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Hallin, Daniel C., and Paolo Mancini. *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Hamilton, James. *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Sell: How the Market Transforms Information into New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Kellstedt, Paul M. *The Mass Media and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Racial Attitud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atterson, Thomas E. *Out of Ord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 Schudson, Michael.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Ward, Stephen, Diana Owen, Richard Davis, and David Taras, eds. *Making a Difference: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Election Politic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 Weaver, David H., et al.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21st Century: U.S. News People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 (Mahwah, NJ: Erlbaum, 2006).

《新闻：幻象的政治》每一版都反映了媒体-政治世界的变化。本书不断再版，就是为了聚焦于这些变化对美国民主的影响。通过对政治人物如何与民众交流以及民众如何处理日常问题的观察，我们就能看出这种影响的端倪。现在距离上一版出版已过去三年，其间发生了太多变化，所以我对本书的章节重新进行了调整，以便阐释美国民主今天面临的重大新闻：新闻业陷入危机。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时都会用到“危机”这个字眼，有时未免轻率；但在描述美国新闻业时，这个字眼似乎恰如其分。2000年至今，媒体行业几乎已经裁员四分之一。数十家知名报纸倒闭，其他仍然存在的也是濒临破产，勉强度日。因此，新闻机构没有能力对所报道的新闻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与此同时，以忽悠记者为目的的公关行业却如日中天，一家全国性新闻杂志把公关行业列为2011年的顶尖职业之一。结果，虽然新闻号称一头连着政治人物，一头连着公众，但新闻业的现实却是，新闻运作大行其道，公众看到的调查性报道越来越少。

关于新闻危机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如何修复美国媒体已经遭到破坏的经营模式。但实际上，美国媒体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远非恢复新闻机构的盈利就能解决，公民——特别是年轻公民——对媒体和政治的信任危机已经到了令人扼腕的地步，这种双重的信任危机涉及媒体的可信度和报道的相关性。人们普遍认为，主流媒体已经成为腐败的政府体系的同谋。通过更



新的事例、学术文献提出的新的视角以及每章重点呈现的案例研究，第九版对于这一双重危机进行了深入探究，这也是本书贯穿始终的主题。其中，案例研究讨论了媒介化民主的各个主要方面。

新闻对于美国民主统治的重要性一直是本书阐述的重点。现在，我们面临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尽管民众已经失去了对新闻的信任而不再关注新闻，新闻对于统治来说仍然非常重要？本书最核心的关切就是，政治人物和不同的利益代表如何彼此竞争，力图把自己的议题和立场挤进新闻议程？谁成功了？为什么这么做很重要？特别是，为什么尽管新闻机构努力做到公正平衡，但实际上它们对某些政治信源要比对其他信源更顺从、更尊重？理解这些问题非常重要。

xiv 在新闻和政治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下，本版《新闻：幻象的政治》继续聚焦媒体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并进行深入探究。20世纪早期，随着现代公共关系学的兴起，许多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已经把新闻管理作为取得公众共识的基本手段。他们认为，在民主体制下进行统治，公众共识必不可少。有的人则继续认为，新闻应该承担起人民论坛和“看门狗”的作用，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监督。在有关美国媒体这两种模式的平衡问题上，我的同事多丽丝·格雷伯（Doris Graber）在为本书作序时，对我的核心理念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了她的看法，但我对于她的意见不敢完全苟同。我并不怎么认为媒体应该就当今的重要问题对公众进行教育。我的观点是，媒体应当向当权者问责，要求当权者保证一定程度的诚实、透明，在公共利益与公司及个人（金钱）对政治日益增强的影响中保持一种平衡。

新闻的这两种模式（作为官方的公共记录和作为官员的监督者）确立了新闻在统治中的中心地位，但一种是限制公众在政府中的角色，另一种是把公民放在了中心位置。在第九版的每一章节，这种对于民主体制中公共信息的理想状态的历史性论辩都随处可见。我用了很多例证加以说明，它们包括2010年大选、关于医保体制的大讨论、茶党的崛起、政治利益集团围绕这些以及其他社会发展问题制造新闻的策略。

幻象的政治

本书用大量的证据表明，日常新闻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政治运作、耸人